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巴马修道院

〔法〕司汤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巴马修道院

〔法〕 司汤达 著  
夏 雨 译

责任编辑:张 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马修道院/[法]司汤达著;夏雨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06-4

I.巴… II.①司… ②夏…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10 号

## 巴马修道院

[法]司汤达 著

夏雨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48千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4-04606-4/I·832 第二辑总定价:1990.00元

##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洗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	( 3 )
第二章 .....	(15)
第三章 .....	(31)
第四章 .....	(44)
第五章 .....	(60)
第六章 .....	(79)
第七章 .....	(116)
第八章 .....	(133)
第九章 .....	(146)
第十章 .....	(154)
第十一章 .....	(160)
第十二章 .....	(181)
第十三章 .....	(193)

### 第二部

第十四章 .....	(215)
第十五章 .....	(234)
第十六章 .....	(251)
第十七章 .....	(268)
第十八章 .....	(283)
第十九章 .....	(302)
第二十章 .....	(319)
第二十一章 .....	(344)

第二十二章	(364)
第二十三章	(380)
第二十四章	(401)
第二十五章	(420)
第二十六章	(439)
第二十七章	(454)
第二十八章	(468)

# 第一部





##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初夏的米兰。

公元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在一群年轻骑兵的簇拥下，波拿巴将军旋风般地通过了洛迪桥。急促敲击大地的马蹄声与滚滚翻起的沙尘，仿佛在告诉世人，经过漫长岁月的等待之后，恺撒与亚历山大终于迎来了接班人。连续几个月的军事打击，使沉睡的意大利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群碰到奥匈帝国大军就会望风逃窜的乌合之众，至少不会像他们每周发行三次的那张报纸所说的那样。

具有共和思想的伦巴梯人在十二世纪时表现得和现在的法国人一样勇敢，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做了德皇的忠实臣民。每当家境富足的小姐出嫁时，把十四行诗印在粉红色塔夫绸上，在他们的社区里就算是件大事了，而婚后的两三年，这位少妇还会有一位男士做伴，被夫家称之为随侍骑士的名字还会非常荣耀地印在婚书上。而随着法国军队的突然降临，如同在死一般的潭水中抛下了巨石。一七九六年，当最后一支奥地利军队撤离米兰时，意大利这一民族终于发现他们原来所固守的旧习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几个世纪的百无聊赖使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激昂的人们将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塑像推翻在广场上，只有在这时，他们仿佛才走出茫茫的黑夜，又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僧侣们在不断劝导着米兰善良的人们，学习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无用的，包括读书识字。而此时的法国，正是《百科全书》与伏尔泰领导的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间。僧侣们要百姓分毫不差地向教堂神父缴纳什一

税,并要人们虔诚地忏悔哪怕是一小点罪过,好为自己在天国里找一个好位置。为了彻底驯化这个富有激情而又具有理性的民族,奥匈帝国还免掉了向意大利征招新兵用来补充奥军。

一七九六年的米兰,是由四团服饰华美的匈牙利掷弹兵与本城二十四名市井之徒组成的城防部队,虽然他们也穿着红色的军服,热情极高,但道德却败坏到了极点,他们事无巨细都要向神父们汇报,怕在这个险恶的世道中招来杀身之祸;除了这些,善良的米兰人为君主体制带来的种种束缚而气恼。人们总是想起费迪南大公,那个奥地利皇帝的叔父,利用权势,规定在殿下的粮仓未装满之前,农民不准私自售粮。

有一个姓格罗的后来成名的青年画家,性格豪放,他在一七九六年五月随着军队来到米兰的第三天,在当地红极一时的塞尔维咖啡馆里,听人们聊到肥胖异常的费迪南大公和他的所作所为,便在桌上一张发黄粗糙的价目表的背面画上了一个法国士兵,他正用刺刀戳进大公的肚皮,而从肥胖肚皮流出的却是数量惊人的小麦。意大利人从来没有见过漫画这种东西,尤其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把格罗的画当成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奇珍异宝,连夜制版,第二天就售出了两万多份。

也就在同一天,法军贴出了征收六百万法郎军税的告示。虽然连续打了六个胜仗,二十多个省份插上了法兰西军旗,但是他们却因为缺少供给而发愁。

衣衫褴褛的法国大兵,洋溢着满脸的欢快,在乐曲声中像潮水一样涌入伦巴梯城,年轻的法国士兵们的歌声与欢笑充满着大街小巷,他们是那么年轻,都还不到二十五岁,而他们的统帅也才只有二十七岁,像初升的太阳,那么富有朝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愁眉不展的僧侣与贵族们,他们

看重的更是那些沉重的军税压力，半年多来，神父们一直利用各种场合对人们宣传法国人是撒旦，在每个军团的行进中都会有一架断头台，他们每到一处都会疯狂地杀人。

在乡村，人们看到那些年轻的法国士兵在茅屋檐下哄逗妇人的婴儿。每到夜晚，就会有琴声鼓声回荡在夜空中，法国青年跳着四组舞，当然宫廷舞蹈太艰深复杂了，连他们自己都还不太熟练，所以没有办法教那些村妇，倒是那些可爱的意大利姑娘指点法国青年跳“蒙费利拉”、“沙特莱罗”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舞蹈。

与土后不同的是那些军官，他们会被安排到那些有钱的人家去住，好好调养休息一下。中尉罗贝，拿着刚领到的住宿证，去寻找台耳·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邸，而此时他的全部家当只有前不久在皮亚琴察领到的六个法郎。他冒着炮火，冲过洛迪桥时，从一个刚刚被炮弹炸死的奥地利军官身上扒下一条崭新的土黄色军裤，现在穿在身上正是时候。军官肩章是羊毛的，破碎的料子与袖子勉强用针线穿在一起就成了他的军上衣。比军上衣更悲惨的是他的那双鞋，鞋底是用从战场上捡来的帽子剪成的，用绳子乱糟糟地绑在鞋子上，可当府里总管到他房中，请他与夫人共进晚餐时，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真要感谢上帝，离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与勤务兵利用这段时间把军服补了又补，把绑鞋的绳子也用墨水染了又染，终于，那个紧张得让人窒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即使子弹从我耳边飞过，”他悄悄地告诉我，“夫人怕见到我，其实我心里比她们还哆嗦呢，看着我这双鞋，”他紧蹙双眉，嘴里一边咕哝着，一边抬了抬腿，“美丽的台耳·唐戈侯爵夫人，像朵美丽的鲜花，您是见过的，噢！那双眼睛多么迷人，散发出天使般的光芒；迷人的脸蛋被金色的头发衬托

得就像，就像我屋里的那幅达·芬奇的《希罗蒂》，真的像她，天哪！我被她天仙般的容貌迷住了，两年了，在热那亚的山区里看到的只有丑陋、悲惨的场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喜悦，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拘谨地与她拱讪。

“还好，我的恭维话说得恰到好处，在考虑怎样将谈话继续下去时，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大理石饭厅垂手站立着十二名穿着华丽号衣的跟班与侍者，不但皮鞋很亮，还有银扣襻呢，我发现他们死死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有那双可恶的鞋子，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吓住他们，可是怎样才能既不惊扰两位贵妇人，而又不让仆人放肆呢？就像侯爵夫人后来告诉我的那样，派人把小姑娘吉娜·台耳·唐戈从修道院里接回来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这个吉娜·台耳·唐戈，后来成为迷人的皮埃特拉瑞拉伯爵夫人的吉娜在她欢乐的时候，他的银铃般的笑声总是回响在各厅的每一个角落，而身处逆境之中，她比任何人表现得都坚定、勇敢。

“吉娜看上去很成熟、开朗、活泼，像十八岁的大姑娘，您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才十三岁。您还没看见她瞧着我衣服的那个样子，汤勺停在半空，嘴唇紧紧绷住，生怕一下子笑出声来。而侯爵夫人正相反，她虽然读出了我眼中的焦躁不安，还是不断地用客套话来敷衍我，我忍受着别人对我的轻蔑，显得很尴尬，在法国，这种事是不会出现的。终于，我有了个好主意，便与这两位妇人大谈我自身苦难的历程，由于那些老将军的愚蠢行为，两年来我们在热那亚山中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那在当地不通用的指券和每日三两不到的黑面包。只不过两分钟，刚刚还满脸木然的贵妇们，就满眼含泪，而在这群妇人中吉娜却表现得非常严肃。

“三两面包，是么？中尉先生。”吉娜问道。

“小姐，您知道吗？每个星期还要拖欠，再说，住在老百姓家里，有时还要把口粮再分出一部分给他们，百姓确实太苦了。”

“离开饭桌时，侯爵夫人挽着我伸出的手臂，我一直送她到客厅门口，又急忙赶回来，将身上仅有的值六法郎的埃居，这个曾给我带来多么幸福梦想的埃居赏给了伺候我吃饭的仆人。”

罗贝接着说：“现实能说明一切，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并没有把一个贵族送上断头台，台耳·唐戈侯爵放心地从科摩湖畔他的格里昂塔城堡走了出来。法军到来时，他抛弃美丽的妻子和妹妹，把她们的生命托付给了不可知的上苍。躲在城堡中的侯爵夫人对我们的恐惧与仇恨是无法用尺度来衡量的，那张因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情感而显得越发苍白的面孔在与我的对话中看来很滑稽可笑。也就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我成了侯爵夫人与小姐的忠实舞伴，两百法郎和之奥纳的呢料把我武装了起来，这是六百万军税中我的应得部分。”

这个青年人的经历反映了当时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都同情他们，关爱着他们，很少有人嘲笑这些正直青年。

在以后短短两年里，意大利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历史学家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是这样描述意大利的：“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了。”以至于作者都无法用笔墨来描述它的无节制的疯狂。

地中海国家原来都是喜欢寻欢作乐的。可是自一六二四年西班牙统治者到来之后，阴沉，多疑，傲慢之风弥漫了整个米兰城，代替了往日的欢乐，以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为首的米兰宫廷，随着快乐而销声匿迹，代替它的是匕首、报

复。

从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到一七九九年四月卡萨诺战役爆发以前，米兰人像过节日一样，不论是大街还是小巷，人们阴郁的心情都一扫而光，就连年老的百万富翁、高利贷者和公证人也忘记了赚钱。只有很少的几家大贵族看不惯这种风气，赌气般地退隐到乡间别墅里。可即使这样，他们逃脱不了法军征收的军税，每次都摊派到倒霉的大份。

保守的台耳·唐戈侯爵是那批人中头一个回到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的一员。妇人们也颇为自豪地领着罗贝中尉参观这座城堡。在美丽的科摩湖畔一百五十尺的高地上，矗立着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宏伟建筑。站在上面可俯瞰大部分湖面，古代这里是一个军事要塞。古堡的内部，在大理石上雕刻着台耳家族的纹章，据考证这座城堡是台耳家族十五世纪建造的，它的四周有很深的堑壕与沉重的吊桥，虽然沟里已没有了水，可高八十尺、厚六尺的围墙却拦住了敌人的一次突然袭击。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生性猜疑的侯爵把它当成了宝贝。有二三十名忠诚于他的仆人的保护，去掉了在米兰城中的担心。他觉得这些仆人很信得过，因为除了骂他们，就不用再和他们多费一句口舌了。

侯爵的担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从古堡到瑞士三法里的边境上，有一个与他往来的奥地利间谍，侯爵帮助他获取情报，输送潜逃出来的战俘，他担心法军很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

侯爵有意将美丽的妻子留在家里，处理家务及摊派到头上的 casadelDongo 军税。为了将税额压低，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拜访担任公职的贵族，有时还要去那些不是贵族但又很有权势的人们那里。恰巧在这时，这个家庭的一件大事引起了

轰动。吉娜的婚事本来已经由侯爵安排好了，可称得上门当户对，对方既富有，又高贵。但是每次吉娜看见他扑粉的头发，都不禁要哈哈大笑。在不久以后，吉娜做了件人们认为很蠢的事，她嫁给了皮埃特拉瑞拉伯爵。说起这位伯爵大人，人长的还不错，出入于上流社会，可是家境却一代不如一代，最不能让侯爵容忍的是，他是一个新思潮的信仰者，并在意大利军团中当少尉，侯爵对皮埃特拉瑞拉很是失望。

在这两年快乐的日子即将结束时，热月中的巴黎督政府越发显出君主的面目，对一切先进的事物都表现出了本能的憎恶。被督政府派到意大利的那些无能的将军，只是在维罗纳平原留下了一连串的败迹，奥军又卷土而来。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伤的罗贝中尉此时已是营长了，在好朋友家中的最后寄宿，使他们与侯爵夫人都很悲伤。皮埃特拉瑞拉伯爵与罗贝向诺维方向撤退，在撤退的法国军队中，一辆大车上坐着我们的那位年轻而又美丽的伯爵夫人，吉娜·台耳·唐戈。这样正好使侯爵有了剥夺他妹妹名下那份财产的口实。

一切都恢复到一七九六年以前的老样子，米兰人称之为 itredicimesi(十三月)，让人庆幸的是，在玛伦哥战役，拿破仑重新打败奥军后，十三个月短暂的复辟就结束了。在这十三个月中，那些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的伪善、腐朽人物又都纷纷重掌政权。他们在乡村四处张贴告示，向村民们宣布，可恶的拿破仑已经在埃及被马木路克骑兵给绞死了。

那些满怀仇恨、渴望报复的贵族们，纷纷从他们藏身的庄园里走出来。这派人物的首领就是我们那位侯爵大人，以激烈、狂暴而闻名的台耳·唐戈。这正是惊魂未定的表现，这群贵族费尽心机，使用种种计谋，使奥地利占领军的将军相信，这是一片危险的土地，隐藏着可怕的敌人，只有镇压，用恐怖

手段才能换来这个民族的安宁。这使得意大利最优秀的一百五十名爱国志士被投入卡特罗湾那潮湿、黑暗的地牢，同时也还伴随着饥饿。侯爵们认为这批坏蛋应该受到这种惩罚。

台耳·唐戈侯爵的官职越来越显赫，如果连贪婪与可耻也算美德的话。为了证明他的公正，他常常在公共场合吹嘘自己连一个铜板也不会寄给他的妹妹。而此时的伯爵夫人也正陷入爱的旋涡之中，用女人特有的爱陪伴在丈夫身边，即便是在法国没有一片面包的时候也不后悔。善良的伯爵夫人为了家境，偷偷地从她的首饰匣里拿出了几粒钻石。伯爵每天总是小心翼翼地将首饰匣锁入他床下的铁柜之中。而我们书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爵夫人，尽管给丈夫带来了八十万法郎的陪嫁，可每个月只能从丈夫那里拿到八十法郎的零花钱。这位美丽的夫人平常显得很胆小，但在这十三个月里，她却以种种借口，始终没有脱下那身黑色衣服

按照很多作家的方法，书中主人公的故事，都是从他出生的头一年开始的。本书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台耳·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法普利斯·瓦尔赛拉，他出生时正好赶上法国人的撤离。而他的父亲、我们熟悉的苍白而肥胖的侯爵大人还满脑袋装着对新事物的仇恨。他的大儿子阿斯卡涅·台耳·唐戈，是他父亲的翻版，无论是身材还是性情，真是一模一样。人们，尤其是贵族们没有想到，在阿斯卡涅八岁、法普利斯二岁时，那位被“绞死”的拿破仑将军，像闪电般地突破了圣贝那德山口进入了米兰。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像威苏威火山爆发，整个意大利民族沸腾了起来，玛伦哥战役的胜利将这股赤热的情感溶化成了滚滚的岩浆，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米兰及意大利。但是仇恨的种子早已在人民心中播下种了，因为封建贵族们教会了他们憎恨。不久以后，流放到卡特



罗湾的幸存的人们回到了米兰。人们又一次举国欢庆，人们的笑容与欢呼和流放者瘦弱的身躯、苍白而因激动越发抽搐的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形成对比的还有十三月中权倾一时的贵族们，台耳·唐戈侯爵又最先逃回了格里昂塔城堡，他们的胸中又一次交织着恐惧与忿怒，可有趣的是，他们的妻女却又回忆起法军第一次驻扎时的快乐。她们为不能参加在当齐府举办的庆贺玛伦哥战役胜利的愉快的舞会而非常地惋惜。在战役结束几天后，负责这一地区治安工作的法国将军发现，很多村妇很快就把这支在一日内连克十三座城堡、在意大利历史上主宰命运的胜利之师不放在心上了。在他们中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乡下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着布里斯西亚的主保圣人预言：玛伦哥战役后十三个星期，拿破仑的吉星将陨落。听到这个消息，躲在格里昂塔城堡中的侯爵着实兴奋了几天，这些人一生恐怕连一本书都没有读完，但他们却虔诚地相信那些所谓神的指示，就像将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棵枯枝一样，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城堡中仆人在主人的吆喝声中忙碌着，准备十三个星期之后启程回家。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意大利这帮保守贵族却看到拿破仑凯旋般地回到了巴黎，他用明智的手段，果断的法令又一次挽救了法国革命，正如玛伦哥战役挽救意大利一样。伦巴梯贵族们还是不死心，他们忽然觉得当初误解了主保圣人的预言，不是十三个星期，而是十三个月。像是上帝在有意捉弄他们，十三个月又匆匆而过，法国依然蒸蒸日上，没有一点衰败的迹象。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对于法国来说，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〇年，这幸福的十年却让人留恋。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法普利斯是在格里昂塔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每日与乡下的孩子厮混在一起，有时打人，有时又被人